

情話 ● 書話

關鴻著

學林出版社

I 267 1602

情話・書話

關鴻著

學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许物伟

封面设计：桑吉芳

情话·书话

关鸿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07,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510-712-2/I·249

定价5.25元

自序：四十而不惑

当我编完这本散文集时，正值进入不惑之年，我自然而然地写下了这个题目。

其实，细细想来，惑与不惑只是相对而言，难以年龄论定。有的人此事惑，彼事不惑；有的人彼一时惑，此一时不惑；有的人虽然年轻，已大彻大悟；有的人却一辈子执迷不悟；有的人自以为不惑，其实只是把思想的权力交给别人（包括交给上帝）去支配而已。

惑与不惑不尽是个人的事情，还有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当社会还不能解决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时，再伟大的天才也只能在困惑中等待。

培根有句名言倒是指明了惑与不惑的关系：“从确信开始的人将以怀疑而告终；但甘心从怀疑开始的人，将以确信而告终。”

我读到这句话时只有二十来岁，很不以为然。当时少年气盛，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可以“战无不胜”，结果被老培根不幸言中，陷入痛苦的思想危机。

到我三十来岁，开始学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曾经确信不疑的一切，用自己的头脑重新评估周围的和远在天边的世界，才慢慢走出了危机的泥潭。

中国人重不惑，其实，惑才是思想永不僵化的原动

力。

蔑视惑，其实是蔑视思想的自由和扼杀独立思考的权力。

惑并不可怕。不惑只是由惑而来才是真正的不惑。

从惑走向不惑，需要否定别人和否定自己的勇气，需要不说假话的真诚。

从惑走向不惑，需要不为偏见所羁和不为世俗所累，需要超脱凡俗的清静。

从惑走向不惑是个过程，可能我永远只能处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是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公有私的凡人。

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正是这个过程的记录，但通过了文学的三棱镜。

过去十年中，我在编一本现在已经停刊的杂志，业余写了点小说、传记、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散文随笔。她不像写小说那样精心结构，而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随意涂抹，是心灵的自然流露。

写自己的是独白，评别人的是交流，写吾人的是借鉴，但一样的直抒胸臆。

散文是最自由也是最自然的文学形式，在自由中见真知，在自然中见真情。她像人生中见真性情的朋友。

散文最忌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和虚情假意，最忌把一个纯情少女浓妆艳抹，把人生变成一场假面舞会。

在小说中，作家藏在作品的背后。在散文中，作家则直面读者。

散文不讲究技巧，也最讲究技巧。无技巧的技巧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艺术的最高境界里看到的不是艺术，而是作家的人

格、气质和真性情。

我还不奢望艺术的最高境界，正像我不敢奢望进入不惑一样，但我可以把我的真情和思考献给读者，和读者一起去追求这智慧的最高境界，尽管可能永远达不到这个境界。

年过四十，人到中年，虽有雄心，但已感力不从心。只能如契诃夫所说，不管大狗小狗，就按上帝给的嗓子叫吧。

目 录

自序：四十而不惑·····	1
---------------	---

第一辑 书话

写小说的断想·····	3
与同代人一起思考·····	6
历史的沉思·····	9
我写报告文学·····	12
传记小说的魅力·····	15
永远的诱惑·····	18
寻找自我·····	24
永远不应当忘记·····	26
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	28
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31
诗：永远的情人·····	34
热情地拥抱生活·····	37
耕耘就有收获·····	39
昨天的太阳·····	41
他用全部生命来写作·····	44
写作是苦差使·····	47
我的第一本书·····	49

超越困惑	52
文学的十字架	56

第二辑 情话

情话	71
泰山魂	91
生命的根	98
三姑娘	103
永不安分	118
海上奇人	128
天才与稚童	139
采访庄则栋	155

第三辑 史话

丹青不老	181
一个女人与两个天才	224

第一辑 书 话

2000

写小说的断想

我童年时的梦是当画家。后来写小说完全是偶然的机会计成的。如果不是为了交作业，我也许永远不会写小说。没想到处女作得以发表，竟然还引起某种注意，不禁使自信心不适当地扩大，自以为是块写小说的材料，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写起小说来了。

自信心是很可宝贵的品质。

没有自信心便一事无成。

但盲目的自信却让人受骗上当。我深有体验。

在我的自信心不断膨胀的时候，我其实还不会写小说。

在我对自己的创作才能表示怀疑的时候，我似乎摸到了一些小说的门道。

现在，我则常常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徘徊。

随便哪个气球盲目膨胀，都会吹破。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过去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写小说了。

于是，开始一次“脱毛”。

科学家李比希提出“脱毛”这个比喻时是轻松愉快的。他达观地说，如果有人揪住他身上的几根羽毛，那是他在下一个换毛季节里反正要抛弃的尾羽。

李比希的“脱毛”是自觉的。

而我却是被迫的。因为我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样写小说了。

不自觉的“脱毛”是痛苦的。整整几年时间我无法提起笔来写作。

“换毛”以后则是一种解脱了的轻松感。这一时期的创作编成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艺术家生涯》。编完那本集子，我又感到不能按照那个样写小说了。

我又去经历一次“脱毛”。

这一次是自觉的。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轻松。但天知道会换一身什么色彩的羽毛。

这几年，如果说我已经懂得了小说应当怎样写，不如说，我终于懂得了怎样写都可以是小说。

人们总喜欢在自己已经熟悉的道上走路。惯性的作用是最有力的。题材的重复，人物的重复，手法的重复，甚至语言的重复。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小说的路子越走越狭窄，越写越乏味。直到自己不想写，别人不想读。

小说观念的变化冲破了原有的小说模式。当我悟到这点以后，也尝试经常变换手法来写小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但总算都被承认是小说。而我遗憾的是自己的尝试还不够大胆。

文中标点符号的作用对我有过启示，在创作这篇文章里不用标点也不成文章。

应当给自己创作的每一步划逗号，停一停，想一想，看一看。不必匆匆忙忙，上气不接下气地赶路。

应当给自己创作的每一阶段划句号，到此为止，不要再唠叨下去，重复下去，该另起一行，另换一付笔墨了。

还有省略号。

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学会了运用省略号。

前几年，我满脑子想的是写什么。似乎生活中都想写，都可以写，都应当写。

这几年，我执笔的时候想到的却是不写什么。似乎过去想写一写的东西都大可不必写，大都可以用省略号删去。

意识到这层时，有点惶惑。因为省略掉生活中的某些发现时，常常也会省略掉发现生活的热情。

还因为，发现了自己还没有真正开始写作，还没有开始写触动自己灵魂也触动别人灵魂的东西，还没有开始写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真格儿”的。

当我在自信与不自信之间徘徊时，常常闪过一个念头：我写小说是否是个误会？因此，不敢再自信了。

于是，对自己说，还是好好生活吧。

如果把写作看作至高无上的目标，让一切围绕着写作这个轴心旋转，把生活当作写作的一部分，那么，不是太委屈自己了吗？

相反，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仅仅是一部分。只有写作态度与生活态度，文艺观与人生观，作品与人品，风格与气质，艺术素养与文化素养，当这一部分与整体真正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时候，这一部分才显示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否则，作为一个人，我们将缺少最根本的东西。

与同代人一起思考

我的同代人都是在那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天真烂漫地走向生活，在那场真正的大灾难中跌打滚爬地走过来的。就像我在小说中写的“这是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的一代人，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比我们早几年或者晚几年的年轻人都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是什么样子？我只要瞟一眼，或者交谈几句，就可以在茫茫人海里把他们找出来。不管他们现在是大学讲师还是出国留学学生，是车间主任还是歌唱演员，是穿白大褂还是穿劳动布背带裤，是吃大锅饭还是个体户，是业余大学旁听生还是街道工厂临时工，是带徒弟的师傅还是抱孩子的母亲，我能从他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中感觉到他们的气质和性格，揣摩出他们的思考和痛苦，猜测出他们走过的坎坷道路。

虽然，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之路有着不同的曲线，但又有着大致相同的轨迹。他们都奋斗过，痛苦过，迷惘过，失败过，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始终保持着青春锐气，始终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们不一定是成功者，但他们是奋斗者。他们现在或许还没有成功，但他们相信社会需要他们的奋斗。

我们的心与心一旦碰撞，就会迸出火花。我们是同代

人。

我在他们的心里找到自己。

我也在自己的心里找到他们。

当我提起笔的时候，我的目光自然投向我的同代人，我的笔自然触进他们的心灵。

我想写出他们中的各种人物，但我更多的是写他们中的奋斗者，一些普普通通的奋斗者。

我写他们奋斗中的思考，写他们成功后的苦恼，写他们失败后的坚韧，自然，也写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年龄正是恋爱和结婚的年龄。封建色彩的陈旧的爱情观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束缚力，而理想主义的爱情乌托邦对他们也已经失去了诱人的光彩，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爱情。这一代人的爱情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我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人物都生活在我的周围。我的朋友们有着许多更加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我只想通过这个平常的故事，通过这个平常的少妇，一个平常的奋斗者，来作出这一代人的回答。结局怎么样呢？留给读者去思考吧，爱有时代的回声，敢于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命运的人，自然也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

我想用自己的笔给同代人画像，但时时觉得力不从心。

有的作家能够熟悉各个阶层，各种人物，各种性格，三教九流，无所不知，在生活的大海里如鱼得水，我羡慕得很。

我觉得自己只熟悉自己的同代人，只熟悉社会生活中的这一个层次，甚至说，只熟悉这个层次中的几种人。如果我有幸能把这个层次中的各种人物都琢磨透，烂熟于胸，并在作品中有所表现，我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我清楚，这是自己很大的局限。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除了大作家。

我所庆幸的是，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这一代人始终是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过去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最鲜明的痕迹。我想寻找这些痕迹。而在最近的将来，他们又将怎样呢？

我愿同他们一起思考，一起前进。

历史的沉思

当这本书正要付印的时候，恰逢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我们民族，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纪念的。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全世界对于德国法西斯的批判和研究著作已经可以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图书馆；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然而，有的人就在嚷嚷不要提、不要谈、不要写“文革”了。殊不知国外学者却在那儿起劲地搜集“文革”资料，研究“文革”历史，甚至刮起了一股“热”。如果发生“‘文革’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情况，如果刚刚过去十年人们就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如果我们的后代研究“文革”还要从外国“引进”资料的话，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在用血和泪控诉、揭露和批判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至在这场动乱结束十周年之际显得有点反常的冷清，这是正常的。因为，当历史离开我们一段距离之后，曾经同仇敌忾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态度也会出现差异和距离，这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开始深入了。

沉默不是忘却，而是沉思。

中国人决不会忘记这场大动乱、大浩劫。但只有把这场